

# 铁路边的 孩子们

译文  
童书

儿童文学

[英]内斯比特 著 任溶溶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# 铁路边的孩子们



[英]内斯比特 著  
任溶溶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. Nesbit

**THE RAILWAY CHILDREN**

**铁路边的孩子们**

[英]内斯比特 著

任溶溶 译

西·勃洛克 绘图

---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1 字数 134,000

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 - 8,000册

ISBN 7-5327-2414-X/I·1410

定价: 8.70元



## 译者的话

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是一部英国的古典儿童小说。

这本书的作者伊迪丝·内斯比特(1858—1924)是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。她的父亲是农业化学家,在伦敦的肯宁顿开办了一所农业学院,伊迪丝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。她三岁时父亲去世了,九岁时,由于大姐有病,在多雾的伦敦居住不适宜,全家先后去了法国和德国,十三岁时才回国。

伊迪丝的大姐的未婚夫是一位盲诗人,后来患肺病去世。伊迪丝通过他认识了一些诗人,包括写有儿童诗的著名女诗人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(1830—1894),这使她对写诗发生了浓厚兴趣。这时她的家境日益困难,伊迪丝于是投稿。1876年她十七岁的时候,一首题为《黎明》的诗在杂志上发表了。伊迪丝一生经济拮据,靠卖文为生,从这时候就开始了。





1880年，二十一岁的伊迪丝和银行职员休伯特·布兰德结婚。布兰德辞职与人合伙开毛刷厂，在他生病时，合伙人卷逃资金，布兰德破了产。伊迪丝为了养活生病的丈夫，代人绘制圣诞卡片，上面抄上她自己写的诗，又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，就跟大家在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里读到的那位妈妈一样。

伊迪丝同情社会主义，参加了改良主义的费边社。她为穷苦工人做事，给他们演哑剧，开圣诞舞会等等。她和后来成为文豪的一位会员肖伯纳成了朋友。在这个时期，她还写长篇小说。

伊迪丝写出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时，已经快四十岁了。另一位英国大作家，以写科学幻想小说出名的赫·乔·威尔斯十分欣赏她的作品，看到她的署名“伊·内斯比特”，起先还以为她是一个男作家。她听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，因为她小时候长得又高又大，像个男孩，而且淘气，还带领同学钻进别人的花园里去偷果子吃。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先在报刊上连载，然后出书。系列故事集《探宝的人们》(1897—1899)奠定了她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，受到小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。1902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长篇童话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，使她成为英国当时主要的儿童文学作家。接下来她又写了《凤凰和魔毯》(1904)、《护身符的故事》(1906)，这两本童话和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合成一个三部曲，陆续还写了《中了魔法的城堡》(1907)等童话。她在童话中最早并善于把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和魔法结合起来。她还写儿童小说，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就是最重要的一本。



伊迪丝的丈夫从1910年双目逐渐失明到1914年去世,使伊迪丝为了生活只好拼命写稿。她自叹“写得精疲力竭了”,但愿每个人“到了五十岁能拿到一点养老金——不求多,但能活命就行”。她有一个养子,学费也是由老朋友肖伯纳代付的。她还靠分租房间和出售花园里的花果补贴家用。1915年,由于她在文学上的贡献,英国政府总算奖给了她一点菲薄的养老金。1917年她又与一位船舶工程师结婚,1921年搬到海边一座小平房里去居住,1924年在那里去世,终年六十五岁。

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于1904年起在《伦敦杂志》连载,1906年出版。它写一家人遭到变故,搬到乡下铁路附近居住,父亲一直不回家,妈妈不让孩子们问起他。为了生活,她忙于卖文,在这种困难时刻,几个失学的孩子很体贴母亲。爸爸不回家的秘密到最后终于打听出来了……反正结局是大团圆。在这本小说里刻画了一位善良、同情受苦人的妈妈,也刻画了三个懂事的孩子,一家人在困难时互相帮助,互相信任。从那位母亲,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生大部分时间陷于困苦的作者本人。这部小说是这位儿童文学女作家最受欢迎的一本书,出版至今年年再版,有时一年还印两版,为英国一代代儿童所喜爱。根据这部小说拍成的电影也同样受到欢迎,在我国电视屏幕上也播放过,中文片名叫做《铁路少年》。

任溶溶

1986年9月—2000年春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译者的话 .....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故事的开头 .....  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彼得的煤矿 .....        | 17  |
| 第三章 老先生 .....          | 36  |
| 第四章 免费坐火车头 .....       | 53  |
| 第五章 犯人 .....           | 71  |
| 第六章 抢救火车 .....         | 83  |
| 第七章 对勇敢行为的奖赏 .....     | 98  |
| 第八章 临时消防队员 .....       | 115 |
| 第九章 珀克斯的自尊心 .....      | 129 |
| 第十章 可怕的秘密 .....        | 145 |
| 第十一章 穿红色运动衣的“猎狗” ..... | 159 |

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| 伯比把什么带回家 ..... | 177 |
| 第十三章 | “猎狗”的爷爷 .....  | 192 |
| 第十四章 | 收场 .....       | 208 |



## 第一章

### 故事的开头

他们一开头可不是铁路边的孩子。我想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铁路,除了知道到马斯基林天文台、哑剧院、动物园和蜡像馆去要乘火车。他们只是些普通的市郊孩子,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座普普通通的红砖郊区住宅里,前门有彩色玻璃,进门有铺花砖的过道,叫门厅;浴室里有冷热水龙头,还有电铃、落地长窗,到处漆成白色,也就是房屋经纪人说的:“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”。

孩子一共三个。大女儿叫罗伯塔。做妈妈的对孩子当然不会有偏爱,但万一他们的妈妈有偏爱的话,那大概就是偏爱罗伯塔了。第二个孩子是男的,叫彼得,他希望大起来当工程师。最小的是菲莉丝,她心地很好。

他们的妈妈可不整天无聊地上无聊的太太们家里去串门,或者无聊地坐在家里等无聊的太太们来串门。她差不多总是随时准备着跟孩子们做游戏,念书给他们听,辅导他



们做家庭作业。他们去上学时，她在家常给他们写故事，吃过下午茶点以后，把故事念给他们听。遇到他们过生日，或者有其他大事情，像给刚生下的小猫取名啦，玩偶家重新布置好啦，或者他们害腮腺炎刚好啦，妈妈还写有趣的诗。

这三个幸福的孩子总是要什么有什么：漂亮的衣服、舒服的炉火、可爱的儿童室，儿童室里有许多玩具，糊墙纸上有鹅妈妈。他们有一位善良和快活的保姆，有一只狗叫詹姆斯，这只狗完全是他们的。他们还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爸爸，从不发脾气，从不不讲理，也总是随时准备跟他们做游戏，遇到不准备跟他们做游戏的时候，至少也能说出一番大道理，说得那么头头是道，孩子们觉得他的确没有办法做游戏。

你们这么听下来，准认为他们应该是非常快活的了。不错，他们是非常快活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过得有多么快活。直到他们这种快活的生活一下子结束，得去过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时，他们才明白了：哦，原先的生活是快活的。

这个可怕的变化来得极其突然。

彼得刚过他的十岁生日。在他的生日礼物中有一个玩具火车头，好得你们连想也想像不出来。其他礼物都可爱，这个火车头却尤其可爱。

可是这个火车头只有三天是完好的。也许是由于彼得没有经验，也许是由于菲莉丝好意请他多开开，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，这火车头忽然轰隆一声爆炸了。詹姆斯吓得逃出去一天没回家。火车头里所有的小人都炸成了碎片。不



过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受到损伤,除了这个小火车头和彼得的心。其他人说他为这个火车头哭了,可是一个已经十岁的男孩子是不会哭的,也不管遇到什么样倒霉的事。他说他的眼睛红只是因为伤风。这句话竟应验了,虽然彼得说这话时万万没有想到。第二天他只好躺在床上。妈妈开头担心他出麻疹,可是他在床上忽然坐起来说:

“我讨厌吃粥……我讨厌喝大麦茶……我讨厌吃面包喝牛奶。我要起来好好吃点东西。”

“你要吃什么呢?”妈妈问他说。

“吃鸽肉馅饼,”彼得渴望得不得了地说,“吃一个鸽肉大馅饼。一个很大很大的鸽肉大馅饼。”

妈妈于是请厨娘做了一个鸽肉大馅饼。饼做好了,烤熟了。烤熟以后彼得却只吃了一点儿。不过一吃下去,彼得的伤风就好了。做饼的时候,妈妈写了一首诗逗他高兴。这首诗开头说彼得多么不幸,但是很乖,接下来是:

他有一个火车头,  
满心喜欢它。  
要问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,  
就是火车头好好的别出岔。  
有一天……朋友们,作好思想准备:  
我就要说出件事真可怕:  
忽然一颗螺丝钉出毛病,  
锅炉发生了爆炸!  
他苦着脸把它捡起来,



拿来交给他妈妈，  
虽然他也知道，  
妈妈不会变出另一架。  
对于车祸死去的人，  
他好像一点没哈哈，  
他只想到火车头最宝贵，  
车上的人全不在话下。  
现在你们就可以明白，  
我们的彼得生病为了啥。  
他用鸽肉馅饼安慰自己，  
不让痛苦再折磨他。  
他盖上温暖的毯子，  
睡一觉吧，什么也别管它！  
他决定战胜他那悲惨的命运，  
就用这一个办法。  
如果他的眼睛很红，  
一定是伤风刚好吧？  
把馅饼给他，没错儿，  
他一定不会拒绝收下。

爸爸到乡下去已经三四天了。彼得一心指望爸爸回来修好他那个心爱的火车头，因为他的爸爸手最灵。他会修理各种东西。他常给木马当手术大夫。有一回这匹可怜的牲口没治了，眼看就要报销，连木匠都说想不出办法来医它，结果是爸爸救了它的命。玩具摇篮没人能修，也是爸爸



修好的。爸爸只用了一点胶水、一点木片和一把削笔刀,就使挪亚方舟上所有的动物在别针上站得稳稳的,即使不比原来更牢,至少也跟原来一样。

由于彼得不是个只想着自己的孩子,他在爸爸吃晚饭和抽饭后的一支雪茄时,一句都没提到他那个火车头。不要只想着自己,这是妈妈的思想,现在由彼得体现出来了。但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耐心。

最后还是妈妈对爸爸说:“现在,亲爱的,如果你已经休息够,觉得很舒服了,那我们要告诉你一件铁路车祸,并且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好吧,”爸爸说,“说吧!”

彼得这才把那件倒霉事从头讲了一遍,同时拿来那个火车头的残骸。

“唔,”爸爸把火车头仔细地翻来覆去看过以后说。

孩子们气都屏住了。

“难道没有希望了吗?”彼得没有把握地低声问道。

“希望? 有希望! 大有希望!”爸爸快活地说。“可是除了希望还需要点别的东西——比方说,要点焊接的东西,还要一个新活塞。我想我们最好等一个下雨天。换句话说,我要放弃一个星期六下午来修理它,你们全都来给我帮忙。”

“姑娘们也能帮忙修火车头吗?”彼得怀疑着问道。

“当然能够。你别忘了,女孩跟男孩一样聪明! 菲莉丝,你想当一个火车司机吗?”

“那我的脸要老是脏的,对吗?”菲莉丝用冷冰冰的声调



说。“而且我想我会把东西弄坏。”

“我正是要当火车司机，”罗伯塔说，“等我长大了，你能当火车司机吗，爸爸？或者甚至当一个烧火工人？”

“你是说当一个司炉？”爸爸一面把火车头又拉又转，一面说。“好吧，等你长大了如果还想当的话，我们就考虑让你当一个司炉。我记得我小时候……”

正在这会儿有人敲前门。

“能是谁呀！”爸爸说。“一个英国人的房子就是他的城堡，这没说的，不过我可希望造出一幢相对独立的别墅来，有护城河和吊桥什么的。”

红头发的女仆露丝进来说，有两位先生要见男主人。

“我已经把他们请到书房里去了，先生，”她说。

“我想是来募捐教区牧师奖品的，”妈妈说，“要不就是募捐歌咏队基金。快把他们打发走吧，亲爱的。一个傍晚要给扫兴了，孩子们都快要上床啦。”

可是爸爸看来没办法把这两位先生很快打发走。

“我真希望我们有护城河和吊桥，”罗伯塔说，“不愿意别人来就可以吊起吊桥，没有人能够进来了。客人再待下去，爸爸会把他小时候的事忘掉的。”

妈妈给他们讲一个碧眼公主的童话，想把时间打发过去，可是很难做到，因为他们听到了书房里爸爸和客人的声音，爸爸说话比平时接待来募捐的人时更响，而且不大一样。

接着书房的铃响了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他们要走了，”菲莉丝说，“爸爸已经打铃要把客人送



走。”

可这一回不是把客人送走，露丝反而进来了。孩子们觉得她的样子有点特别。

“对不起，太太，”她说，“先生请您马上到书房去。太太，他的脸色很坏，我想他有什么不好的消息。您最好作最坏的打算，太太……也许是什么亲人去世，或者是一家银行破产了，或者是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露丝，”妈妈温和地说，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接着妈妈走进书房。里面谈话的时间更长。接着铃又响起来，露丝去叫车。孩子们听见出门和走下台阶的脚步声，马车开走，前门关上，接着妈妈进来了。她那张亲爱的脸白得像她的花边衣领，两眼看去又大又亮，嘴就像一条淡红的线——嘴唇抿紧，根本变了样子。

“你们该睡了，”她说。“露丝领你们去上床。”

“可你答应过我们，说今天可以坐得晚些，因为爸爸回来了，”菲莉丝说。

“爸爸让人给叫去了……有公事，”妈妈说。“来吧，小宝贝们，马上去。”

他们亲过妈妈，走了。罗伯塔留下来再抱了妈妈一次，跟妈妈咬耳朵说：

“是坏消息吗，妈妈？是什么人死了……或者是……”

“什么人也未死……根本没有，”妈妈说着，简直像把罗伯塔推走。“今天晚上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，我的小心肝。去吧，亲爱的，现在就去。”

罗伯塔也走了。



露丝给小姑娘们刷头发，帮她们脱衣服。（妈妈几乎一向是自己动手做的。）等她关小煤气灯离开了她们，看见彼得还没脱衣服，等在楼梯上。

“我说，露丝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他问道。

“什么也别问我，我不会对你说假话，”红头发的露丝回答说。“你很快就知道了。”

那天夜里，妈妈很晚才上来亲亲三个睡了的孩子，只有一个罗伯塔在她亲吻时醒了，可她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。

“妈妈不要我们知道她哭过，”她听到妈妈在黑暗里的哽咽声，心里说，“我们就不该知道。就是这样。”

第二天早晨他们下楼去吃早饭，妈妈已经出去了。

“她去了伦敦，”露丝告诉他们以后就出去了，让他们吃他们的早饭。

“一定出了可怕的事，”彼得一面剥鸡蛋一面说。“露丝昨天晚上告诉我，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。”

“你问她了？”罗伯塔用责备口气问他。

“是的，我问了！”彼得生气地说。“你能够不关心妈妈是不是发愁就去睡觉，可我不能。就这么回事。”

“妈妈不告诉我们的事，我认为不该问别人，”罗伯塔说。

“对，假道学小姐，”彼得说，“你讲你的道吧。”

“我不是假道学，”菲莉丝说，“可我认为这一回罗伯塔是对的。”

“当然。她总是对的。她常有理，”彼得说。

“噢，别争吵了！”罗伯塔放下她吃鸡蛋的小勺子说。



“我们不要争吵了。我断定出了什么事。我们可不要让事情弄得更糟!”

“我倒想知道是谁开的头?”彼得说。

罗伯塔带头认错说:

“我想是我,不过……”

“那不就得了,”彼得得意地说。可是在去上学前,他拍拍姐姐的后颈,叫她高兴起来。

三个孩子一点钟回家吃中饭,妈妈不在家。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她也没回来。

妈妈回家已经快七点钟了。她看来面色很不好,十分累,因此孩子们觉得不好再问她什么。她深深坐在扶手椅上。菲莉丝给她取下帽子上的长别针,罗伯塔脱下她的手套,彼得解开她的皮鞋,拿来她那双软底绒拖鞋。

她喝过茶以后,罗伯塔给她痛得可怜的脑瓜上洒上一点香水,妈妈说:

“好,我的宝贝们,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。昨天晚上来的那些人的确带来了很坏的消息,你们爸爸要离开一些日子。这件事我很担心,我要你们全都帮助我,不要让我更为难。”

“我们不会的!”罗伯塔抓住妈妈的手,把它贴到自己脸上说。

“你们可以帮我很大的忙,”妈妈说,“只要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们乖乖的,快快活活,不要吵架,”这时罗伯塔和彼得交换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眼色,“因为我要常常不在家。”

“我们不吵架。说真话,我们不吵架,”大家说,而且不